

重读《第三帝国的兴亡》是预言，还是现实？《一九八四》台湾版译序 奥威尔和他的《一九八四》 钱
白安乐死想起 卡赞扎基斯和他心中的耶稣 卡赞扎基斯的《基督的最后诱惑》“巴黎烧了吗？”《巴黎
整整一代人的自传》
所诺在西 与韩素音谈翻译 间谍》风尘女子画像 人在旅途中《鬼作家及其他》题记《探索
翻译的地位 谁来防止低劣翻译作品的问世 译与知识 翻译与政治 关键在于理解 概念的对等
译事难。批评”之声大 与韩素音谈翻译 语的
相声与翻译 电视剧 评《英华大辞典》修订本 评《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
《译余废墨》解题 和剖腹生产 马可极罗和面
谈谈新闻英语的特点 怎样

董乐山文集

第二卷



DONG LE SHAN'S WORKS

河 北 教 育 出 版 社 H A N G U O

DongLeShan | Wen Ji

董乐山文集

第二卷

李 辉 编

河北教育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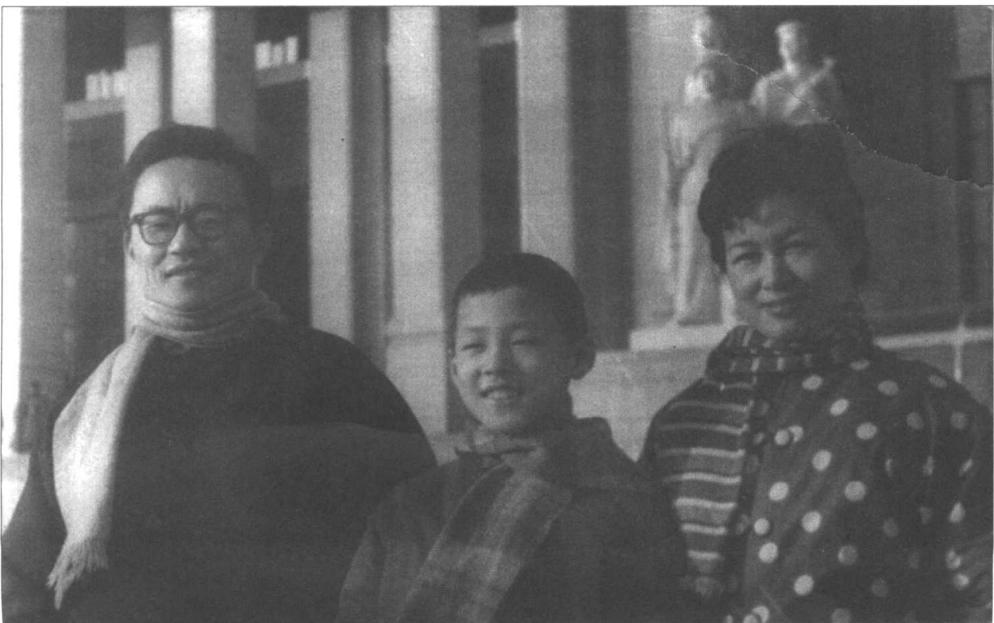
50年初董乐山来到北京，正值风华正茂之时。



1963年冬，董乐山夫妇在上海。



1965年夏摄于上海。



1965年冬，全家在北京军事博物馆前合影。



1963年在上海。



1950年秋在颐和园。



1997年夏与二哥董鼎山在上海重游外滩旧地。



1995年在《尤利西斯》翻译出版座谈会与译者萧乾交谈。



1985年在家中与董鼎山（左）、冯亦代（中）在一起。

本卷说明

本卷分为译后漫笔、翻译甘苦、译余废墨三部分。本卷文章均写于文革结束之后。不一一注明写作时间。

译后漫笔 收录董乐山所写与自己翻译的作品有关的各类文章，包括序跋、随感、漫笔等。

翻译甘苦 收录董乐山所写与翻译理论有关的各类文章，包括翻译理论探讨、翻译批评、词典编撰、语言综述等。

译余废墨 收录董乐山所写关于翻译心得的各类随笔。与“翻译甘苦”部分的文章不同，此辑文章主要从具体词句或掌故入手，大多短小、随意。董乐山曾在《读书》开设“译余废墨”专栏，并出版过同名著作。

目 录

译 后 漫 笔

重读《第三帝国的兴亡》	3
是预言，还是现实？	5
《一九八四》台湾版译序	9
奥威尔和他的《一九八四》	12
钱钟书论奥威尔	21
奥威尔散文集选题	23
革命者的悲剧	25
由安乐死想起	31
卡赞扎基斯和他心中的耶稣	33
卡赞扎基斯的《基督的最后诱惑》	40
“巴黎烧了吗？”	43
《巴黎烧了吗？》	46
苏格拉底之死和 I. F. 斯东	48
“人文主义”溯源	56
“人文主义”译名溯源	59
整整一代人的自传	61
《锅匠、裁缝、士兵、间谍》	63
风尘女子画像	65
人在旅途中	67
《鬼作家及其他》题记	69
《探索的路上》后记	72
斯诺的客厅和一二·九学生运动	74

斯诺在西北苏区的摄影采访活动 76

翻 译 甘 苦

翻译的要求	81
翻译与知识	85
翻译与政治	90
关键在于理解	92
概念的对等和字面的对等	96
形合与意合	98
统一与多样	100
大家一起来重视翻译工作	103
翻译的地位	105
谁来防止低劣翻译作品的问世	107
当代英语中的借喻	109
译名改革刍议	115
翻译甘苦谈	118
再谈翻译甘苦	120
词典的不可译性	122
词典的可译性	124
三读《尤利西斯》	126
谈翻译批评	128
叹译事难	129
“批评”之声太少	131
后继乏人乎	133
与韩素音谈翻译	135
“汉语优势”说	137
何谓“汉语的优势”	138
商业汉语的自我次殖民地化	140
再论汉语自我次殖民地化	143

关于 CYNICAL 一词译法的商榷	147
单口相声与翻译	149
电视剧里的翻译笑话	151
好词典难寻	153
评《英华大词典》修订本	156
评《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四版	162
《英汉美国社会知识词典》前言	163
《英汉美国社会知识词典》后记	165
谈谈新闻英语的特点	166
怎样自学英语	180

译余废墨

《译余废墨》解题	189
文字狱与捉巫案	191
凯撒和剖腹生产	193
马可·波罗和面条	195
从罗斯福的“新政”说起	197
“何不食肉糜”在西方	198
衣衫认人	199
夏娃与女娲	202
一名之立，旬月踌躇	204
“总统英语”	206
文化断层与错位	208
超级市场与自选商场	213
上城与下城	215
直译与 CHINGLISH	217
“主义”何其多	219
数字商标	221
从希腊合唱队到歌舞女郎	223

“这才是真货！”	224
外国洋泾浜	225
米兰达警告	227
译名混乱何时休？	228
垮掉一代与痞子文学	230
红灯区的来历	232
私家侦探的别名	233
MAFIA 不是黑手党	234
汉堡包和汉堡牛排	237
学些中国近代史知识	238
新权威主义还是新威权主义？	239
人文主义与人道主义	241
应召女郎的演变	243
运动服与西装	244
三明治发明人另一说	245
并不是什么新东西	246
新语录	247
教父、教母、神父、嬷嬷	251
OK 的用法示范	252
OK 与外来语	253
时报广场上的大马戏班演出	255
来自西部片的新隐喻	257
《时代》、《时报》和“时报广场”	258
民族，种族，族裔？	259
“盖世太保”与“克格勃”	263
“大西洋彼岸”与“大西洋电话”	266
“大西洋彼岸”	268
二战旧“话”重提	269
历史的见证人	272
种族绝灭和种族清洗	273
迷思弗晰	274

何谓“政治上正确”	277
外来语的两化	280
外来语汲取三阶段	281
陪读英语	282
为什么说是“非高加索人种”	283
惟陈言之务去	284
“修正主义”辨微	285
从“持不同政见者”谈起	286
爆炸与泛滥	288
阿 Q 的革命	290
“主义”新解	291
以不变应万变的“民族”	292
活到老学到老	294
翻译续书热	296
“隔都”还是“隔土”	297
积习难改译地名	299
人名的借喻	300
洋泾浜与拉丁化	302
“克里斯马”说	304
英特来客巧	306
日新月异的美语新词	308
冷战旧“话”重提	310
黄色、蓝色及其他	312
穆斯林不能叫“穆族”	314
从“白种人的负担”到“天定的命运”	316
《西滢闲话》续貂	318
重译《圣经》	321
西方人文主义与中国人文精神	322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	323

译后漫笔



重读《第三帝国的兴亡》

今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五十周年，国内出版界要推出大批有关著作作为纪念。遗憾的是由于版权关系，许多应译的书却不能翻译出版，而其他一些已经翻译出版的，也因此而不能再重印了。

其中就有原来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第三帝国的兴亡》，这是我与几个友人在三十多年前译的，今年恰逢该书原版出版三十五周年，可惜作者已于两年前逝世。最近我托友人购得了一本1992年5月出版的第三十四次印刷的原文平装本，其中还有作者生前写的一篇短短的后记，谈到了此书出版后的反应，很有意思。

据他说，此书出版后引起的强烈反响，他本人和出版公司都没有料到。赛蒙－舒斯特公司原来只打算印一万两千五百本，结果仅仅平装本在作者生前就印了三十四次，加上精装本和多种文字的译本在内，一共销了多少，连他本人也不清楚，他只知这本书是美国每月读书会历史上销售给会员的数目最大的一本推荐书。英文版和其他外文版的销路没有统计数字，不过中文版的版权页上还是有案可查的。1992年第七次印刷后的总数字是四十八万六千本。

此书出版后虽获一般读者欢迎，但学术界却对它“并不怎么地”，我本人就亲耳听到一位中国学者引用他碰到的一个美国史学教授的话认为这没有什么学术价值，也许这是因为作者不是科班出身的历史学家。但是我不知那位教授写过什么书，可以在影响上同此书相比。文人相轻，中外皆然，这位教授究竟是出于职业妒忌，还是学术势利，这就很难说了。总而言之，似乎还没有听说有一本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书在影响上超过此书的。

并且也不是所有学术界都瞧不起此书的。牛津大学著名历史学家特莱佛·罗伯在伦敦《泰晤士报》的文学增刊上写的书评中就对此书推崇备至。他在文章中一开始就说：“一般来说，事情过去才只有一代人的时间，是不可能写出一部有关的历史的。但是第三帝国，却不属于这种

一般情况，甚至它的结局也是如此。在全面覆亡中，希特勒统治的一切秘密都公开了，所有的档案都缴获了。现在所需要的就是一位历史学家，在威廉·夏伊勒身上找到了这位历史学家。”最后，他的结束语几乎令夏伊勒感到同样的兴奋：“这是一部精彩的学术著作，方法客观，判断正确，所能得出的结论也必然是这样的结论。”

对一部呕心沥血的巨著，还有比这更令作者高兴的评语吗？

在纳粹德国覆亡五十周年之际，草此短文，以作纪念，也算是我对作者表示的感谢吧，因为通过他的著作，中国的广大读者了解了人类历史上这一段惨痛经过的真相，并以此为前车之鉴。

1995年3月1日

是预言，还是现实？

1983年我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访问快要结束的时候，一天下午忽然接到政治系法国访问教授弗朗西斯·罗森斯梯尔博士打来的电话，约我与他一见。原来他听说我曾研究过英国著名作家乔治·奥威尔，又翻译了奥威尔的政治寓言小说《一九八四》，就亟谋一晤，因为他本人是设在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的政治研究室主任，正在筹备一次学术会议，由欧洲议会出面，约请世界各国学者，在1984年春到斯特拉斯堡相会，探讨奥威尔在1948年写的这部作品，到了他所预言的1984年究竟有哪些预言已经应验了，同时估计一下这部作品在思想界的影响。为了消除一般人对《一九八四》的政治误解，表明其中所描绘的不仅仅是影射苏联这样的国家和制度，而是人类社会的共同性的弊端，这次会议所邀请的不仅有西方各国的持各种政治见解的学术界人士，而且也邀请了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学者。可以想见，这样的邀请遭到了后者的拒绝，只有南斯拉夫的学者欣然同意参加。因此罗森斯梯尔博士无意中发现同在康奈尔大学访问的中国学者中，居然有一位奥威尔作品的译者，他的欣喜和亟谋一晤的迫切心情是可想而知的。

对于罗森斯梯尔博士的诚意，我是没有疑问的。因为在我们约晤的短短两个小时中，我发现他不仅是个一般意义上的政治学家，而且也是一位对人类的前途忧心忡忡的有识之士。在当今世界人类面临的许多问题上，有不少真知灼见。因此与他相识，是我在美国年余逗留的一个意外收获。遗憾的是我当时正在打点行装，准备回国，而在回国之后，又不幸身罹顽疾，卧病在床，尽管收到了欧洲议会政治研究室发来的正式邀请电报，却无法赴约，参加这个盛会，与世界各国学者一起探讨人类的前途，不能不说是一桩憾事。

就在我患病卧床期间，我又听说奥威尔的儿子曾携根据他父亲著作拍摄的影片《一九八四》来华，向我国电影界作了内部放映，我没有机会看到这部影片，也是一桩憾事。